



山與山寺

· 仔 陳 ·

遠遠的，就看到山巒着山寺，綽約地矗立於紅塵之上，飄着幾許瀟瀟酒與寧靜。

難得到這兒來徜徉，且讓一切都淡入周遭的青翠裏忘却吧。天上的浮雲如夢，而夢苦難醒。時已是夏初了，天仍微有涼意；滿地的青草已綠得耀眼，那又是一個新生的一代了。

寺前一曲潺湲的清溪，陰柔而婉轉的，沒有波，也看不到濤，充滿一片的寧靜與知足，比起那一瀉千里奔騰洶湧的陽剛壯潤，自另有一番的韻味與深意呢。

莊嚴的大雄寶殿前連着一排數不清的小石階，一步一句彌陀，聆木魚滲和着佛號，一些煩惱都在漸漸的遠去了遠去了。在浮生之中，我又會獲得了多少個寧靜呢！

青山、綠水、山寺、碧空，大自然是一張畫，是一部無言的書，蘊藏着無窮的禪機，曠逸的精神境界，圓滿而無有掛碍。

一片的靜，在心裏。

踏着細步，我徘徊不忍離去。今後，我將再來此駐足。因為，我將永遠忘不了這兒所給予我的一切一切。

歸途上，我頻頻回首，山寺仍綽約地矗立於紅塵之上，飄着幾許瀟瀟酒與寧靜。

母 愛

醫生將針插進血管，眼見著一滴一滴的鮮血漸漸地充滿針筒，而後再一滴一滴地流進你的體內，我當時激動得握緊她的手，更咽哽地道著：我一定要讓你懂得這份愛心，要讓你好好報答她。她却淒然地笑道：「只求文菁能諒解就好了」，接著她要求我守秘，怕你知道又會罵她假慈悲，你常常那樣的，過於思戀生母，連帶着對她不是冷漠、便是嘲諷。我幾次看不慣難免勸你，你倒生氣的說我不能體諒妳失去母親的痛苦，其實妳們心自問，近幾年來，妳生病時，是誰照顧妳的？妳做惡夢驚叫時，是誰安慰妳的？妳衣服扣子掉了，是誰替妳縫補的？妳知道得很清楚，是她！是她！她給了妳母愛，她為妳盡了一切人母的責任，而妳！妳仍然在每年的母親節佩帶着白色康乃馨，妳故意唱著「母親！妳在何方？」來刺傷她，妳令她內心淌血，還得在伯父面前說妳很孝順她，妳！妳待她好不公平哦！尤其妳受傷那夜，妳失血蒼白，她捐血憔悴；妳痛苦呻吟，她愛心如焚；那夜！那夜！我肯定她是發自內心在深愛着妳，她不是人們口中所謂的「晚娘」「後母」那種人，文菁吾友！這份親情，這份愛心，她怕引起妳的不快，竟阻我告訴妳啊！

如今！時機成熟了，妳主動買了紅色康乃馨，妳訕訕地附在我的耳邊輕語著：「六年來！我發現她對我無微不至的照顧，是出自真誠的，她令我再度嚐到母愛的溫暖，今年母親節我要為她唱「母親！妳真偉大……」楞了一下，我幾乎不敢相信我沒聽錯話，又逼着妳重覆一遍，又看到你手中那朵含笑的紅花，我才相信你接受她了，呵！好友！等得我好苦啊！好不容易妳才長大，好不容易我才可以吐露這個秘密！妳雖不是她的親生女兒，其實妳的體內早已有她的血液循環着，那麼，隔重肚皮又有什麼關係呢？妳早該叫她一聲「媽媽」。

今夜！告訴妳這個秘密，我好快樂、好興奮哦！明天！期待明天早點來臨！即將是美好的一天。

（脫稿於母親節前夕）

寸草心

母親的愛，

如夜空的星，

在無盡的黑夢裡；

點亮她璀璨的燈。

遊子的淚，

像浮雲的情，

在煦暖的藍天裡；

傾訴他寂寞的心。

多少辛酸經歷了——

多少困苦受過了——

而母親的愛，

如恒古的月，

常新——常新。

寫於60年母親節